

# 汉代“虹”形梁的特征与意义

□ 季宏王琼

“雕梁画栋”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建筑木构架丰富的装饰。汉赋中多次提到梁的形状与虹有关,如“亘雄虹之长梁”、“飞梁偃塞以虹指”、“抗应龙之虹梁”等。通过《西都赋》:“因瑰材而究奇,抗应龙之虹梁”(李善注:“应龙虹梁,梁形如龙,而曲如虹也”)的描绘,后人可以想象汉代建筑的雄浑及建筑构架装饰的华丽。但是,汉代的先民为何大费周折地将建筑的梁做成“曲如虹”的形象,其原由是直梁更易于加工与安装。

## 一、“虹”与“两首龙”

“虹”的甲骨文形象(图一)可以看出是一条身躯向上拱起的“两首龙”,因此,有学者认为“虹”来源于“龙”。“从考古资料分析,商代甲骨文‘虹’字的原型很可能采用象征虹的双龙首玉璜。……由于虹与雨紧密相关,人们遂幻想其为饮水于河之龙,这就是‘虹,自北饮于河’(《殷虚书契菁华》)的说法。”<sup>[1]</sup>另则有学者认为“龙”来源



图一 甲骨文“虹”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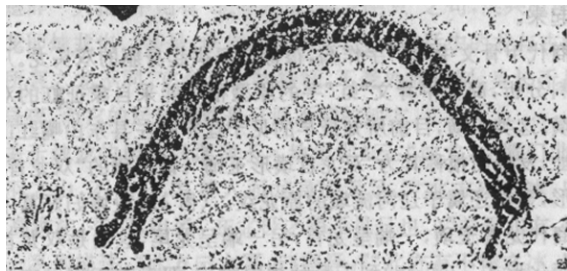
于“虹”。“龙的原型来自春天的自然景观——蛰雷闪电的勾曲之状、蠢动的冬虫、勾曲萌生的草木、三月始现的雨后彩虹等等……其中虹是龙的最直接原型,因为虹有美丽、具体的可视形象。”<sup>[2]</sup>

丁山《古代神话与民族》中说:“《后汉书·五行志》云:‘身五色,有头,体长十余丈,形似龙’……《海外东经》云:‘虹虹在君子国北,各有两首’……‘虹之形状在古代神话中似为两头蛇’。”<sup>[3]</sup>丁山将传说与神话联系在一起,进一步指出:“鲧堙洪水亦演自虹饮神话”。


综上所述,虹与两首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这种联系在汉代依然存在,笔者在汉代画像石中发现多幅两首龙形状的虹(图二),根据画像旁所题的文字,学界普遍认为两首龙的图像学涵义就是虹。那么我们可以得出,在汉代虹在形象上至少有弯曲和“两首龙”等方面的特征。而汉赋中所述的与“虹”相关的梁(后文简称“虹”形梁),应该反映上述特征之一,或者诸特征皆备。

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独具慧眼,将“虹”与杠梁及古玉璜联系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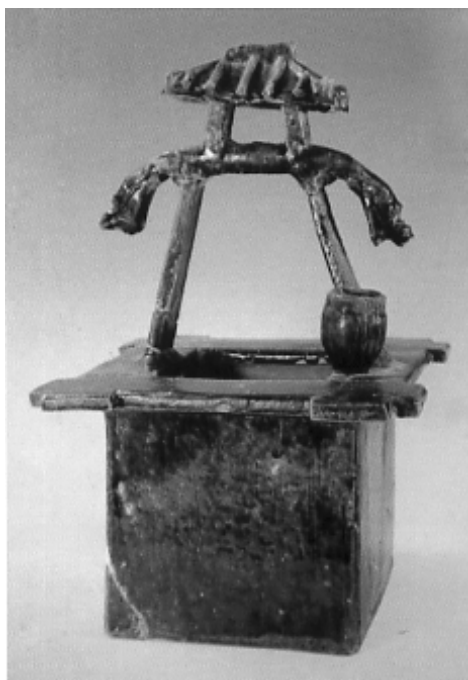
虹与杠梁、古玉璜之形相似。《尔雅·释宫》:“隄谓之梁,石杠谓之倚。”《孟子·离娄》:“岁十一



图二 汉画像中两首龙形的虹

月徒杠成。”《说文》：“杠，床前横木也。”《广雅·释器》：“树铤，杠也。”王氏《疏证》：“杠者，横亘之名。石桥谓之杠，义与床杠相近也。”《文选·西京赋》：“亘雄虹之长梁。”按，杠与梁均有似于虹。叶玉森误疑为桥之初文，实则其形似桥，不得谓为桥字也。又虹与古玉璜形亦相似。《太平御览》十四(天部)引《搜神记》：“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制《孝经》既成，孔子斋戒，向北斗星而拜，告备于天。乃有赤气如虹，自上而下，化为玉璜。”此虽事属演义，然可推知古来有璜似虹形之观念。《说文》：“璜，半璧也。”按，半璧正象虹形。近年来出土之商周玉璜，两端多雕成龙首、蛇首或兽首形，尤与传记所称虹有两首之说相符<sup>[4]</sup>。

关于虹与床杠、建筑中的梁之间的关系，笔者得出的结论与于省吾先生不谋而合，笔者曾认为汉代文献中的“虹”形梁不仅是有“曲如虹”的特征，而且很可能有的“虹”形梁与“两首龙”有关，应该具有图二中的虹的特征。直至《考古》杂志的一篇汉墓的发掘报告证明了笔者的猜测。出土器物汉代铅釉陶井(图三)上，雕刻有栩栩如生的“两首龙”形象的梁。《汉书·燕王旦传》云：“天雨，虹下属宫中，饮井水，井水竭”，铅釉陶井上的“两首龙”不正是“虹下属宫中，饮井水”



图三 汉代铅釉陶井

的描绘吗？

## 二、“虹”形梁反映的汉代建筑构架的装饰特征

前文论述了“虹”形梁的形象特征，“虹”形梁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建筑装饰色彩的艳丽与雕刻的丰富。张衡《西京赋》：“亘雄虹之长梁，结棼橰以相接。蒂倒茄于藻井，披红葩之狎猎。”文中所说的雄虹，即正虹，与副虹“霓”相对，虹有雌雄，鲜者为雄虹，暗者为雌霓。可以看出如雄虹一般的长梁之上，画五色如蛺蝶，色彩艳丽。《汉书·外戚传下》中：“居昭阳舍，其中庭彤朱，而殿上髹漆，切皆铜沓黄金涂，白玉阶，壁带往往为黄金釭，函蓝田璧，明珠、翠羽饰之，自后宫未尝有焉”，也证明了汉代建筑装饰色彩的艳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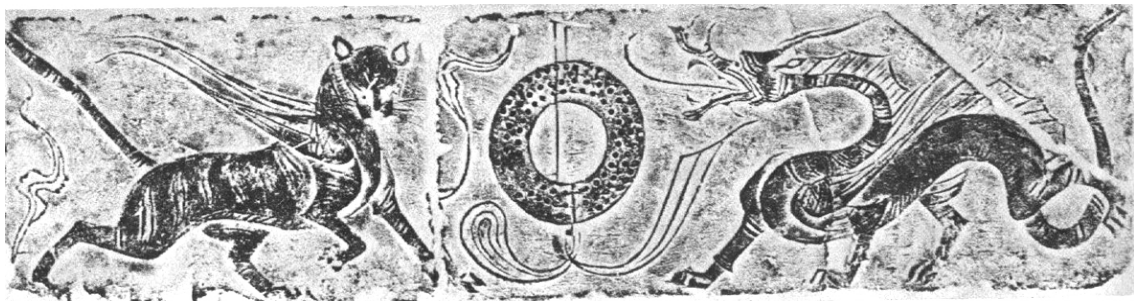
同时，汉代建筑木构架诸构件多有雕刻，从“梁形如龙”的“虹梁”就可以看出，不影响建筑构件受力的情况下，雕刻密布于各个构件表面，其他构件如“云藻藻桷，龙桷雕镂”，李善注：“仰观刻桷为龙蛇”；“阴虬负檐，阳马承阿”，吕向注：“虬龙阴物，马为阳物。谓刻作其象，负荷檐梁之势，承接木石之曲”，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这里说明一下，汉代皇家建筑中的“虹梁”具备本文“虹”形梁“曲如虹”的特征，也雕刻有龙形，但由于汉代建筑柱础之上的木构架部分没有遗存，因此尚无法考证是否雕刻的龙形为“两首龙”。汉代画像砖石的建筑图像之中并没有发现这样“两首龙”形状的梁，也没有发现弯曲的梁，可能由于汉代画像砖石的图像无法描绘建筑构件如此细节的特征。因此，本文用“虹”形梁，而非直接用“虹梁”称呼具有“虹”特征的梁。

## 三、“虹”形梁的文化意义解读

汉代神仙信仰普遍，早期巫术观念影响较大。将梁做成“虹”形，很有可能是早期思维的反映。

虹在殷商时期为凶兆，与雨关系极为密切，至汉代，画像石之上“两首龙”形的虹，已是播雨赐福的象征，具有吉祥之意。此外，了解“两首龙”形的虹形梁的意义，就要提一下龙的文化含义。殷商时期亦有部分龙代表凶的含义，至汉代，龙



图四 汉画像中的应龙

已成为沟通天地的祥兽，其图像作为“四灵”之一，大量出现于汉代画像中。

“抗应龙之虹梁”中的“应龙”在众多古代典籍中出现：

《广雅》：“有鳞曰蛟龙，有翼曰应龙，有角曰虬龙，无角曰螭龙。”

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：“应龙处南极，杀蚩尤与夸父，不得复上。故下数旱，旱而为应龙之状，乃得大雨。”

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：“应龙已杀蚩尤，又杀夸父，乃去南方处之，故南方多雨。”

《云笈七签·经传部》：“（蚩）尤驱魑魅杂祲以为阵，雨师风伯以为卫，应龙蓄水以攻于（黄）帝。”

《述异记》：“龙，五百年为角龙，千年为应龙。”……

以上文献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应龙为龙中长寿者，有翼、主水，由此可见，雕刻应龙的“虹”

形梁很有可能与“悬鱼惹草”、“藻井”、“山节藻梲”上的装饰有相似的功能——绘制或雕刻与水有关的形象，在观念上有防止建筑失火之意。这也极可能就是古人大费周折将梁做成“曲如虹”样子的原因。关于“应龙”的形象，尚无考古资料展示，但是，我们可以从汉代画像中找到有翼的“应龙”形象（图四）。

#### 四、“虹”形梁反映的建筑构件演化规律

龙、虹、玉璜（图五）及建筑中的“虹”形梁，毫无疑问在形象上存在着关联，反映了古代“物质世界”之间的联系。

中国早期青铜器、漆器等器物形象反映建筑特征，如商代青铜器中反映出建筑屋顶、门、窗的特征等，为早期建筑特征的研究提供依据。但是，许多器物反映的建筑结构构件的特征未必真实可靠，很多构件有可能经历了在器物上的演化，最终被建筑借鉴。建筑构件特别是承担结构功



图五 战国时期玉璜



能的构件,其起源却是以功能性为主,受技术性的影响,并在一定思想背景及社会环境下与装饰结合,形成具有装饰性的结构构件,而且多带有滞后性。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期,从殷商时期至汉代,建筑结构构件的形象可能常借鉴青铜器、漆器、家具及随葬器物,并且由于技术原因有可能滞后于这些器物。如金釭、铺首、斗拱、柱础等。釭《说文》:车毂中铁也。本是车上之物,后用于建筑,“壁带往往为黄金釭”。铺首,青铜器口部或腹部承力之用,后成为建筑门饰,“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”。斗拱,其起源本是柱头的扩大物,以增加柱头之上的受压面积,减小柱上梁枋的跨度。汉画像中斗拱的图像学含义为通往天庭的枢纽,且形象夸张<sup>[5]</sup>。由此可见,古代诸多美术作品的形象不断用于建筑构件,使其在满足结构的情况下不断丰富,并形成独具特色的装饰性结构构件。同时,很多建筑构件的形象也在其他器物中有所反映。

#### 五、“虹”形梁反映的传统思维方式

“虹”字的甲骨文是“两首龙”,乃象形字,发展到汉代成为和今天书写相同的“虫”、“工”组合,是会意字。

将梁雕刻成“两首龙”的形象,显然也是中国古代表“六书”中“象形”思维的反映,驼峰、阳马均属此类。“虹”形梁的演化逐步从汉代“具象”发展到唐代已经“抽象”到只有弯曲的特征,“两首龙”略去,以至于后人不知雕刻有“两首龙”的梁与“虹”有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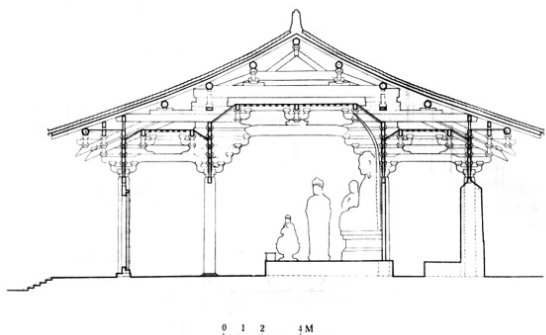
唐代之后“月梁”之名取代“虹梁”,人们也逐

渐忘却了“虹梁”具有的形象、色彩、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涵义,早期与水有关的观念意义逐渐被美学意义取代。此外,南朝谢赫《古画品录》中对“气韵生动”赋予极高的地位,“应物象形”的“两首龙”形梁逐渐抽象、简化,成为佛光寺大殿中简洁又充满张力的“月梁”(图六),并一直沿用到清代。

中国的文字还反映了古人的思维方式,“工”声的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人对跨度问题的思考,“虹”、“杠”、“𡵓”、“扛”等都有跨度之意,“金釭”则是古代壁带上的装饰,也就是与跨度相关的梁之上的金属装饰。“𡵓”在古代就是放置于水中的石墩,踩踏可以穿过水面,“𡵓”在今天看来更是接近柱子的意义,但是在古人的思维方式中,能解决跨过水面的问题就是与跨度有关,因而“工”声。

#### 六、结语

本文结合文字学与考古发现,详细阐述了汉代“虹”形梁的特征与意义,指甲骨文两首龙的“虹”、玉璜与“虹”形梁在形象存在联系。但“虹”形梁与“虹梁”的明确关系尚有待进一步考证。此外,本文初步探讨“虹”形梁的演化反映的传统思维方式,以待进一步发掘古代建筑的深层含义。



图六 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剖面图

[1] 刘志雄、杨静荣《龙与中国文化》,111-112页,人民出版社,1992年。

[2] 胡昌健《论中国龙神的起源》,《中国文物报》总第25期。

[3] 丁山《古代神话与民族》,228页,商务印书馆,2006年。

[4] 于省吾《甲骨文字释林》,中华书局,1979年。

[5] 季宏、朱永春《汉画像升仙图中斗拱的文化意义解读》,《华中建筑》2008年1期。

(季宏,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;  
王琼,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)